



傅承得詩選 (1987-1988)

【導 讀】

傅承得 (1959-)，出生於檳城，高中畢業後赴台灣就讀台大中文系，一九八四年畢業回大馬，任教華文獨中十三年，離職前擔任吉隆坡中華獨中署理校長。一九八九年策劃「動地吟——現代詩巡迴朗誦會」並擔任主朗詩人，一九九〇年「肝膽行——九〇年現代詩曲朗唱會」擔任主朗詩人。一九九七年與傅興漢合創大將書行，一九九九年與傅興漢、林福南合創大將出版社，現任大將出版社社長。曾獲：二〇〇〇年馬來西亞十大最受歡迎作家、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國家書籍獎最佳編輯獎（華文組）。著有：詩集《哭城傳奇》(1984)、《趕在風雨之前》(1988)、《有夢如刀》(1995)，散文集《等一株樹》(1987)、《我有一個夢》(1989)、《笑聲如雨》(2002)、《回神》(2008)等。

傅承得在《趕在風雨之前》收錄了一輯（十首）極具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詩，為馬華新詩史創造了第一個政治詩高峰，本輯選錄了其中八首，陳大為在〈一個文人的戰爭——論傅承得「趕在風雨之前」的思維結構〉對此有詳盡的討論。首先，必須從詩的政治背景談起：馬來西亞政府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七展開的「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以「馬來西亞內安法令」之名，搜捕反對黨領袖、華教人士、社運份子、宗教人士，共一百餘人，並勒令關閉了三家報社，整個大馬社會登時陷入一片風聲鶴唳、

草木皆兵的緊張氛圍當中。超越在一切法律之上的「內安法令」，以及殺一儆百的「茅草行動」，對大馬華社確實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威嚇作用。這是馬來西亞民主發展史最黑暗的時刻，卻是馬華政治詩最光明的時刻。此事發生在傳承得從台灣畢業回大馬的第三年，他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一九八八年三月間，寫下一輯十首的「政治抒情詩」，冠上「趕在風雨之前」的輯名（此輯單獨以罕見的紅色鉛字來印刻），連同其他數十首詩作結集成第二部個人詩集《趕在風雨之前》（1988）。

政治詩和大眾讀者是一組共生結構，可是傳承得面對的是一個對文學高度冷感的華人社會，他的政治詩只能打動極其有限的華裔菁英讀者。這麼一來，舞台就自動萎縮成極小眾，扼殺了「群眾－廣場」意識的產生。「群眾意識」產生於真實存在的廣大讀者群，他們在詩人的胸臆中形成一種「廣場意識」。寫詩，不再是詩人獨自在燈下埋首的私事，它是天下大事，有一大群讀者聚集在廣場四周，準備聆聽一首詩的發表。這些潛在讀者的規模，一舉拓寬了政治詩的視野和格局。有了「群眾－廣場」意識作為創作的後盾，才有可能催生出引領天下英雄的（革命）領袖意識。

先天上缺乏「群眾－廣場」意識的傳承得在政治詩的書寫進程中，能夠預設的讀者規模和閱讀效應，極為有限。取而代之的是「菁英－書齋」意識，他知道這只是「一個文人的戰爭」，在詩歌文本中獨自對抗一個抽象的惡勢力。他必須將所有的預期效應壓縮在一個平衡點上，他並沒有直接評議時政與事件（包括茅草行動），改用浪漫主義的抒情筆調，將內心的政治理想、抱負，以及為華社赴湯蹈火乃至殉道的情操，投注在詩裡行間，打造出一種充滿彈性的「政治抒情詩」。傳承得很清楚這一輯的政治抒情詩寫得再怎麼鏗鏘、壯烈，影響都十分有限，他寫下這些詩篇，

為的是把它交付給未來：「是啊！月如，就算不多／我們總得留下，連同／一些不滿的文字／以及抗拒的疤痕／讓後代，學習、記取，和警惕」，這是全書第一首〈為的，是把它交付未來〉的末段，看似壯志凌雲又滿紙無奈的「預期成果報告」，預告了一個馬華詩人在政治版圖上最大的作為，只是留下一些供後來者分析和研究的詩篇。對當時年僅二十八歲的書生承得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比傳世的文字更永恆，更崇高。「菁英—書齋」在潛意識裡的運作，有別於「群眾—廣場」意識引發的革命精神，前者追求的是一種「傳世」的效應——雖不能改變現世的困局，但求在青史留下不可磨滅的文字，特別是這段歲月所累積的「狐疑、憤懣、失望、擔憂，甚至恐懼」。傅承得並沒有完全放棄讀者，他在大量運用——菁英讀者所能夠接受的——中國意象和歷史典故之餘，尚在許多段落保留了清晰的訊息，一如他在自序裡所言：「我的手法轉向明朗和淺白，是因為只有這樣，讀者才能產生共鳴」。〈浴火的前身〉是值得關注的例子，此詩寓意由深至淺，意象由濃而淡，記錄了傅承得從原本的文人語言逐步轉換到明朗口語的路線。傅承得以中文系讀者最熟悉的火燒阿房宮場景作為此詩的開頭，乍讀之下，似乎在暗示新興力量對舊勢力（或暴政）的顛覆和瓦解，雄偉如斯的帝國建築全然經不起一把火。下一段卻出現亡國秦人的思維，在極度哀慟之餘，努力冷靜下來思索國家未來的去路。究竟傅承得意圖表述的重心何在？是用暴秦來譬喻大馬的現況嗎？霸王手中的火焰還象徵著什麼？雖然傅承得企圖以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火勢來拉高此詩的氣勢，一口氣把胸中鬱悶燒個乾淨，但此詩的前四大段落，有部分意象和思辯邏輯可能對大眾讀者造成詮釋上的障礙。眾多的詮釋問題，會在細讀的過程中逐漸浮現出來。

書齋與廣場，同時意味著兩種語言策略的拉鋸。兩者在預設讀者的規模方面，相去甚遠，該如何為自己的政治抒情詩定調，確實是個難題。同期的〈山雨欲來〉透露了重要的訊息，此詩在詮釋難度和意象精彩度同步上升的原因，在於「菁英—書齋」意識的適度提升：「山雨欲來，曲徑風緊／古樹洞空的枯幹，指揮／四面楚歌急驟的撩撥／小心，月如。前頭多難／我們得戰戰兢兢，留心／枝桠擋道，石走沙飛／所有伴奏的天籟，可能／盡是掩飾巧妙的咒語」。一般政治詩預設的大眾讀者，理應看不懂詩人在這個段落苦心經營的意境和眾多的寓意。傳承得將古典意象巧妙地融合到現代詩，語言變得更加凝練，充滿國畫質感的山林意象叢，構築出動人的敘事氛圍。尤其是幾近陳腔的「山雨欲來」，被「曲徑風緊」的空間描述加以牽動，產生了立體感十足的空間想像，讓緊接其後的景物和心境，在風雨的曲線流動中，隨詩裡暗押的音韻起伏。惟有面對菁英讀者時，傳承得從中文系古書堆中苦苦錘煉出來的典雅中文，方能大展拳腳。「菁英—書齋」意識主導了傳承得的創作意圖，他為了征服極小眾的菁英讀者／學者，才在政治抒情詩中維護了一定的語言藝術水平。

其次，傳承得在構思整輯詩作的調性和形式時，採取了跟一般馬華政治詩很不一樣的敘事策略，他塑造了「首席聆聽者／傾訴對象」——「月如」。「月如」不必視為真實存在的人物，它比較屬於以功能取向的道具，或符號。重要的是詩人內心的聲音，透過「月如」這個女性聆聽者的特質，得到一個柔軟的出口，並降低了詩的剛烈成份，以及面對群眾專用的高分貝戰鬥姿態。以「月如」作為首席聆聽／傾訴對象，反而擁有較大的創作自由，不必針對政權或議題進行面對面的硬式批判，傳承得可以進退於時政的評議和文人的抒懷之間，進退於現實境況與理想國度之

間，除了政治詩慣用的諷諭、戲謔、抨擊等尖銳的筆法，他在「政治抒情詩」的設定之下，得以免去政治詩的慣性思維和策略，回到敘事主體的內心世界，進行比較柔軟、抽象和細膩的心理刻劃。詩人在〈山雨欲來〉中嘗試為「月如」注入婦道人家的思考角度，借此讓決意殉道的男人表現出層次更為豐富的心理活動。「月如」在這裡被賦予最大程度的互動功能，幾乎成為真實的對話人物。當讀者反覆讀到——「妳的擔憂，月如，自眼神／流露，哀怨的訴說／一份固執的後果：明知／狂飆與淫雨，足以／塗抹歷史的真相／粉飾虛偽的記載」——類似的敘述片段，「月如」的無奈和哀怨越來越真實。傳承得藉「月如」的心思（不管是「自內心傳來」或「眼神流露」），襯托出殉道者的執著（和盲目？），政治詩不再是簡單的討奸伐惡或從容殉道，它可以提煉出更細緻、更富有情感和血肉的訊息。「我」和「月如」的心思互動遂成為全詩最具吸引力的元素，這一幕山雨欲來的政治風暴，即使事過境遷，依然留下值得回味的藝術表現。

總的來說，「月如」不但能夠牽扯政治詩在語言操作上最容易發生的暴衝，還可以進一步深化、豐富敘述主體的殉道思想，在相對舒緩的節奏中構築出動人的意象系統。

「菁英一書齋」意識影響了傳承得的讀者預設心理，「月如」影響了敘事語言的抒情調性和凝練度，「風雨」則是最重要的假想敵，少了它，這場文本中的戰爭便打不起來了。此三者，從不同層面組成這輯詩作的思維結構。在書名上宣稱「趕在風雨之前」的傳承得，早已深陷風雨之中，書齋以內是書生的天堂，重重圍困著書齋的「風雨」，則是大馬華裔族群的無邊苦難。

從過去在馬來半島現實生活的天文經驗中，沉澱、累積，轉化而來的「風雨」意象，其實不具殺傷力。馬華文學中的「風雨」

意象比較屬於一種阻礙、圍困、壓迫的負面力量，也是催化出憂患意識的逆境。與之相對的意象組合，是既脆弱又強韌的「薪火」。「風雨」嚴重威脅到象徵著華教文化的「薪火」傳承，大馬華社總是在「風雨飄搖」的刻板論述中，自我砥礪、奮戰不懈。描述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的〈驚魂〉，借用了滂沱大雨來譬喻這場排華的災難，沉重的敘事氛圍，在滂沱雨勢中更顯哀傷，可是，傳承得並沒有明白指出事件的禍首、禍根、禍害。到底是誰幹的好事？掠奪無數生命的「洪水」究竟是誰？百姓的生命財產和國家的政經體制，到底受到何等的傷害？在這個惡法如地雷密佈的專制國土，每個人都心照不宣，都學會如何迴避潛在的危險。暗示性十足，同時飽含詮釋彈性的「風雨」，可真是一個安全、方便又好用的詞，它在不同的敘述語境中，自動取得不同讀者的主觀詮釋，於是有心人在其中不斷地貯存——不能直呼其名的某人（He-Who-Must-Not-Be-Named）、不平等的政策和法令、族群生存的苦難、文化傳承的危機——各種對華社不利的事物和隱喻。以「風雨」為詩集之名，可召喚出蘊藏其中的訊息。

傳承得當然明白一個事實——「風雨」是無法擊潰、顛覆、瓦解的邪惡力量，手無寸鐵的文人只能以身殉道，守護自己的家園。於是他在風雨中設計出一個烈士的旅途：從容赴難的殉道精神——挑戰險峻的生存逆境和惡勢力——抵達最終的理想國。傳承得在〈因為我們如此深愛〉裡清楚描述了他的家國情結，深愛著這片土地，即是創作這一輯政治抒情詩的最大理由。

「趕在風雨之前」是一個文人的戰爭，獨自帶著書齋意識、菁英讀者、月如策略、風雨幻境和愛國精神，趕在（下一場）風雨之前，寫下一些文字，記載茅草行動之後的不安年代，和心靈。

為的，是把它交付未來（1987.12）

月如，我會用我的一生
和著淚，經歷與悼祭歷史
憂傷，會盤據每一管血脈
但並非絕望，我知道
因為別人的呻吟中，我在
別人的憤恚里，我也在

月如，我會用我的健筆
連著心，記錄與珍藏歷史
為的，是把它交付未來
五色混濛的如今，不見光亮
五音雜亂，不聞正雅

未來，說不定黑白分明
聲調鏗鏘；說不定
會有一丁點的信心

是啊！月如，就算不多
我們總得留下，連同
一些不滿的文字
以及抗拒的疤痕
讓後代，學習、記取，和警惕

浴火的前身 (1987.09)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交織風雨

當年，項羽揚起火把
焚燒阿房的手勢
我曾親睹；當年
驚人烈焰，像霸王的轟然笑聲
教往昔化作灰燼，教蜀山
運來的畫棟雕樑
化作春泥，茁壯一株
三千丈直插雲霄的碧竹
等待殺青，重寫史書

是吧！月如，就是那樣的
一場火，滂沱三月不熄
流傳千載不熄，一場
熊熊大火，一面
碩大無朋的明鏡
自天地中心破土而興
照清德治暴政的面目
讓一介草夫，跟前凝視
直到雙眼皆裂，腸熱心焚

然後跪下，在衣襟翻紅
胸口波伏的時候
靜思社稷的去路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風急雨促

那是我的前身
在火海對岸，浴著血色
輕輕顫抖的前身
青筋暴現的手，按滿鞘
鋒芒欲露的劍意
也許，一揮出，擎起直入
風起雲湧的國度
以龍吟，淹沒舉世的
唯唯諾諾。那時，月如
血色是我的戰袍
——也許不；一進擊
就折損，長埋土中
聽紅鏽不自量力的嘲笑

是吧！月如，就是那樣的
嘗試，否則如何甘心
如何填滿今生今世
太多太多的空白，如何
在唇冷齒寒，肉枯骨朽前

說：喝！成王敗寇
或怨天意的乖舛

我是緊緊提醒自己的，月如
一道疤痕，一個胎記
在那火前，我確曾經
濯足、沐髮與淨身
曾經虔誠的披上豪情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風狂雨怒

是的，狂怒，因為在這地方
有人高唱言行不一的理論
有人散布煽情的課題
關於政治、文化、經濟和種族
更有人識了時務，收了名利
成為自相殘殺的豪傑英雄
縱使無劍，也要高舉雙拳
緊握，教噼啪的火光四迸
甚至焚燃筆直的肉身
教魑魅魍魎無所遁形
教歷史重翻新頁

是吧！月如，就是這樣的
炯炯烽焰，熾熾燁燁

可以掀天，可以焦地
可以教麻木不仁的心靈
在午夜，被這赤燎驚醒
冷汗流罷，加入自焚的行列
確保熱忱不熄，薪火不滅
是的，月如，這場火
淫雨三月也不低頭
銅牆鐵壁也會燒熔
這場火，是我殷殷的期望
從前生，帶到今世

甚麼時候，月如
我的心中，雨晏風收

甚麼時候，在雨後，我們
不打傘，在林野的小路
緩緩漫步，款款深談
頻頻輕笑；或有泥濘
但在清溪，在柳蔭
我們悄悄去掉鞋子
看水底流雲，看青空
看一雙亮麗澄澈
連鴛鴦也駐足羨慕的倒影

是吧！月如，就是那樣的
清平心境：在清晨

有荷鋤農夫的沙啞曉唱
在黃昏，成群牛羊喧譁歸欄
而蒨蒨夜月，傾聽院前講古
或書房朗朗吟誦
是吧！月如，往聖前賢
恹恹惶惶追尋的世界，這是
諸子百家傳下的理想，這是
謀臣說客滔滔論辯的目的

這是；這是我浴火前身
唯一記得的心願

山雨欲來 (1987.09)

山雨欲來，曲徑風緊
古樹洞空的枯幹，指揮
四面楚歌急驟的撩撥
小心，月如，前頭多難
我們得戰戰兢兢，留心
枝桠擋道，石走沙飛
所有伴奏的天籟，可能
盡是掩飾巧妙的咒語
或死神桀桀的冷笑
在陰霾的背後
在光線疾退的上空
他揶揄的睥睨
有人自投毀滅的懷抱

妳的驚悸，月如，自內心
傳來，婉轉的傳達
一份輕微的責備：明知
山會咆哮，林壑會無情的
吞噬所有的生命
然後教溪流，沖去暴行
半點也不留痕跡
妳的手，我僅能沉默的緊握

月如，那是無言的辯說
明知山雨欲來
陷阱熱忱的招手，危險
用最隆重的儀式迎迓
這趟行程，我堅持要走

山雨欲來，小樓風緊
斷壁殘垣，在門外
呻吟破碎的身世
且聽，月如，還有竹簾
在窗口頻報漸強的吹角
我們得如履薄冰，留心
棟摧樑折，瓦散牆倒
蟻蟲會築起巨穴
嘲弄我們付出的血汗
在半頹的籬笆，禽獸
會諷譏我們孱懦的骷髏
恥辱是羸弱的退縮
粉身碎骨才是無畏的拼圖

妳的擔憂，月如，自眼神
流露，哀怨的訴說
一份固執的後果：明知
狂飆與淫雨，足以
塗抹歷史的真相
粉飾虛偽的記載

教黑白忘掉彼此的面目
教良心賤賣自己的言語
月如，那是最終的顧慮

明知山雨欲來
我仍得上路，仍須跋涉
情勢，不讓我們有所選擇
時間，不站在我們這邊

山雨欲來，頂峰風緊
滂沱的預告，針刺雙耳：
回頭啊回頭，道途已窮
笑吧！月如，卑陋尚小
只能徒勞的嘵嘵
像無謂的政論，四伸魔爪
揪搭異族的頸項
但炎黃子孫，原就多災多難
走入風雨，走出歷史
肩膀尚濕，另一次的長征
已在心中擬好，另一座天險
另一番吹打，已在前方
建起城池，固若金湯

妳的平靜，月如，自步伐
顯示，堅穩的強調
一份不移的信念：明知

無法痛擊，可能絕滅
洪湍和山崩，可能
淹埋一切的代價
妳仍挺拔如斯，傲岸如斯
用金睛火目，逼視曲邪
月如，那是至高的節操
明知山雨欲來
仍洞明心志，礪煉行徑
未必克敵教天日重現
肯定邁進讓暴虐駭驚

濠雨歲月 (1987. 10)

走在雨中，月如
這赤道多變的氣候
真像無常的禍福
難以預測，或防範
惟有任隨它下
閃電閉目，打雷掩耳
靈霧撐傘；沒傘，則聽淋
而我，月如，不知怎的
竟有刀俎間魚肉的悲哀

走在雨中，月如，我的心裡
也有惡魔重壓著的烏雲
揮不去，攆不掉，撥不開
日以繼夜的停駐，教人
睡不安寢，食不知味
有時必須清醒，步步為營
怕一麻木丟失了自己
有時卻得糊塗，作啞裝聾
怕過於繃緊，必定錯亂神經

走在雨中，月如
霉味四散的陰暗歲月

狐疑隨時踏空與失足
痛心、失望，進而厭倦
終將醞釀成虛無
若不，就是極端邪惡的血腥
明天，會不會陽光普照
溫熱的淚，會不會轉冷
月如，我真的，真的不曉得

驚魂 (1987.10)

在夜色驚疑不定的時刻
我又為妳，提起沉重的筆
在這敏感的大都會，月如
有人開鎗、放火，並且殺人
消息像最狂轟的黑死病
凌晨一時，半數的住民
自酣睡中轉醒，呻吟
有的，因為卜卜的鎗聲
有的，急急的叩門；有的
惶惶的電話和傳單
不同方向的惡耗
卻有相似的恐懼與悲憤

我是恐懼，月如
三十年來家國，仍由
不安、狐疑，和欺壓
統治每一吋美麗的河山
從獨立時齊心協力，高喊
響徹雲霄的歡呼
到如今，一有風吹草動
便傳來遍野哀鳴的驚悸
廉潔、公正，還有和平

一些殷殷焚香禱告的心願啊
一地逐漸冷卻的灰燼

我是悲憤，月如
三十年來家國，仍是
教人透氣艱辛的厚重陰霾
籠罩生長於斯的上空
教人想起：一九六九年
記憶猶新啊那場滂沱
泛濫成災，洪水掠奪
無數一文不值的生命
健忘、短視，以及偏激
在今日換了面孔的舞台
照舊飛揚跋扈的橫行
民主、自由，還有均分
一些魂牽夢縈的期待
一道永不痊癒的疤痕

在夜色驚疑不定的時候
我又為妳，提起沉重的筆
在這動輒得咎的國度，月如
一點謠傳，便能搖落
所有血汗換來的未熟成果
一個兵士，一支M十六步鎗
幾條人命，死亡的長翅
就在九萬里的高空投下陰影

有人坐待黎明，有人
漏夜猛敲雜貨店的門
或擊碎百貨公司的玻璃窗
因為一九六九年，據說
有人未及防範，所以餓死……

寫給將來的兒子 (1988.03)

為著將來的兒子，月如
我們爭吵了許多日子
關於孩子的命名
我說：應該叫做傅坦
坦，是坦白
 坦誠
 坦然
 君子坦蕩蕩的
意思，多麼好

妳不贊同，企圖
引說文解字以反駁：
坦，從土，旦聲
生個土旦，有什麼好
我呵呵大笑，東坡詩云：
愚魯的孩子，才有
順利成長的福氣
而板橋心儀的糊塗
比聰明更不容易

最重要的，月如
土，是我們的根

旦，太陽從平地昇起
親切溫馨，朝氣蓬勃
活得踏實，充滿希望
以及胸襟開闊
因此，我們教他珍惜土地
教他純樸、熱忱和進取
在這時空，比什麼都有意義

妳沉默良久，然後點頭
就叫傅坦罷，妳說：
還要教他牢記
土地的膚色與憂喜
便是他一生的膚色與憂喜

因為我們如此深愛 (1988.03)

這片大好河山，月如
我們是多麼鍾愛
遊子的故鄉，種籽的土地
不論是現實中或睡夢裡
都與思念和生死，關係緊密

但我十歲的時候
——那是一九六九年
左鄰右舍，只要是同樣膚色
帶著憤怒和驚惶，帶著
木棍與柴刀，聚集
在我家的大廳，傳遞
孩童聽不懂的消息：
「明天就要開始報復
至少他們也得血灑幾滴」
只是小小的心靈，已蒙上
小小的恐懼和陰影

我們熱愛這片山河啊！月如
錫米和膠汁，稻田和椰林
沒有颱風，沒有地震
更無血腥，更無砲聲

為什麼？——我們的外國朋友都問
這樣的國家，會落入後頭

十八年來，小小的陰影
仍盤踞心中，不僅揮之不去
且不斷的成長，似要
吞噬這片美麗土地的上空
教所有的子民，長期
繃緊神經，長期驚疑
等候另一次災變的降臨

於是，有人因不平而提控
但他們的滿腔熱血
命定凍僵在陰冷的牢籠
還有刀劍齊鳴的文字
都一一，在法令的洪爐
把鋒利，化作爛鐵和破銅

月如，這是我們的河山啊
我們歡笑，我們依賴
我們生長於斯的城邦
但一些情緒開始被玩弄
 一些思想開始被污染
 一些美好開始被破壞
 一些安寧開始被搖晃

月如，這是我們的河山
我們關心，我們痛惜
因為我們如此深愛
只是些感覺開始麻木
 一些忠貞開始變質
 一些理想開始幻滅
 一些熱情開始冷卻……

長夜未旦 (1988.03)

月如，像樹和雲和海
為風的見證而存在
妳和我，以及無數
屢屢奮進，頻頻慘敗
但心猶未冷血猶熱的人們
為歷史，而存在

長夜未旦，月如，我常沉思
那年，我們從大學裡
理想青澀的樹梢下來
到枝幹，到根柢，尋找
曾經忽略的現實。是的，月如
是現實，教我們從意興煥發
變成闌珊氣餒，甚至
想將抱負束之高閣，永遠塵封
但自我的要求，環境逼得
不能不清醒的恐懼，教我們
再度起航，看清理想的真面目
那便是，月如，永不停止的
提高警覺，改善現實

長夜未旦，月如，親善與和睦

在這片美麗的國土
只是一個概念，不曾落實
一個口號，震天價響
而我們心裡，沒有
這種聲音，這份真誠
因為生活的週遭
沒有這樣的驗證
我們用忠心與努力
塑造的繁華、安泰和富足
只是海市蜃樓的虛幻
灘岸沙礫築成的城堡

長夜未旦，月如，民族大業
是孤獨時一根動彈不得的弦
不是教人腸斷，便是淚泫
——我們確然肯定
如果骨骼可以重新架構
肌肉可以割改，血液可以抽換
緊貼全身的皮膚啊，月如
仍要它是土的顏色
只是，為什麼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悲痛是如此的分明
類似的絕望眼神，無法流露
一丁一點的歡樂心情
為什麼所謂的領袖和救星
見困難就讓，見榮譽就搶

遇權貴低頭，遇錢財豐收
我們不是下賤的民族啊
為什麼在別人眼裡，月如
市場總值比實際價格還低
甚至可以丟棄或任意拋售

長夜未旦，月如，麻痺與恐懼
率領無奈、傷悲、謠言和災禍
昂首闊步，日天橫行
經過的土地，它留下血腥
僅僅稍停，又急馳離去
讓死亡與毀滅，奸笑的
散佈腐臭的氣息
——祖國啊！如果不是有人
教笑語和歡呼，一一
轉成悲泣與呻吟
我們多想多想，用雪萊
呼喚艾林時的親暱
來呼喚您，我們至愛至親的土地

長夜未旦，月如，讓我們祈禱
別教仇恨的種籽
在我們心中發芽，甚至
抽綠，茁壯為參天巨樹
可以製成射日的弓箭
可以造成屠城的木馬

是的，千萬不要
教魔鬼得逞，教和平
尚未出世便發布訃聞

讓我們肯定，月如
智慧、容忍，以及
人我之間的相互信任
和不顧自求毀滅的本能
必幫助國民脫離痛苦
與所有不名譽的恥辱
讓我們了解，月如
什麼是美、高貴，以及和諧
正像我們永遠堅信
勇氣、自由和愛
可以開闢一個新天地

月如，像日月和星辰和虹彩
為光的見證而存在
妳和我，以及無數
屢屢奮進，頻頻慘敗
但心猶未冷血猶熱的人們
為希望，而存在